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香港電影導演會及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認為廣播事務管理局對香港電台電視部《鏗鏘集》其中一集《同志·戀人》，及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重播《秋天的童話》於 2007 年 1 月 20 日所作出的裁決，令目前在兩岸四地中，享有最多創作自由的香港，面對不明朗及倒退的創作前景，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創意基地的優勢。

為此，香港電影導演會及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於 2007 年 3 月 4 日舉辦了「廣管局，怎麼辦？」的公開論壇，以正面的態度，探討一個規管廣播行業的組織，將來該走怎樣的道路。該日的與會人士，包括了中文大學新傳學院教授陳韜文先生、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馬家輝博士、前廣播處處長張敏儀小姐、影事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黃浪詩小姐、廣播事務管理局投訴委員會主席黃冠文先生、著名專欄作家陶傑先生、以及多位資深的傳媒工作者、和關注事件的公眾各界人士等。

與會者就廣管局今天的裁決，作出了如下的結論及訴求：

1. 《同志·戀人》的內容，只是呈現同性戀的生活狀態，而不是宣揚或肯定這種生活方式。該節目是一個紀錄片，不是新聞報導；
2. 《秋天的童話》一片中被要求刪剪的對白，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只能算是俗語，不再是什麼惹人反感的粗話；
3. 「廣播條例」部份內容過時，委員對條例的詮釋僵化。

同時，我們要求廣管局就相關之結構及運作，盡快作出以下檢討：

1. 公開廣管局委員的委任準則，令委任更具透明度。成員應有問責性及代表性，來自社會各個階層，並擁有通識教育之背景或深入之社會體驗，以確保其判斷能力；
2. 考慮由傳媒持牌人成立共同組織，自行處理內容涉及廣播業務守則的投訴；
3. 根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資料顯示，兒童收看电视的時間模式，已有改變，現行合家歡時段的規定已不合時宜，應另行制定合家歡時段；
4. 兒童理應受到保護，但電視的觀眾絕大部份是成年人，社會在保護兒童的同時，也理應提供適合成年人口味的節目，及保障他們觀看完整影視作品的權利，兩者間必須取得合理的平衡。在兒童時段以外所播的節目，責任回歸家長，傳媒及政府不能二十四小時充當保姆；
5. 現行的上訴機制，由特首及特首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作最後審決，但廣管局各成員亦由特首委任，一脈相連，令人懷疑上訴機制是否可以獨立及持平。我們強烈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審裁委員會，以持平的態度，在不受政治及經濟利益影響下，作獨立的裁決；
6. 公開廣管局「不雅用語的檢字表」，開放予公眾討論。由於社會的價值觀及容忍度不停轉變，應作廣泛的資料及意見搜集，更新內容。

香港電影導演會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
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

附件：「廣管局，怎麼辦？」座談會記錄

香港電影導演會 · 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合辦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學系/影視與數碼媒體製作碩士課程
協辦

「廣管局，怎麼辦？」座談會

2007年3月4日 浸會大學鄭翼之講堂3

馬家輝：歡迎各位，媒體朋友，工作人員來今天這個「廣管局，怎麼辦？」座談會。由香港電影導演會和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主辦，感謝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學系/影視與數碼媒體製作碩士課程協辦。今天希望有深入的討論和發揮。我負責主持，主要是說一下接著會怎麼玩。當然要大家知道有守則，還有進來的森哥，吳志森已經學到了不要講粗口了。那我想今天在座各位都不要講粗口，因為今天有錄影的，你講粗口，可能你被錄影，在那個《傳媒春秋》播放就麻煩了。那至於什麼是粗口，什麼是粗俗，什麼是三級四級。我們一會兒一定要請教次文化堂的彭志銘先生。根據主辦單位所講，希望今天絕對不是聲討大會，而是為了達成兩方面目的，一是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可能有很多誤解的地方大家要搞清楚。到此為止，據我所知，今天沒有空來的馮華健先生說你們千萬不要去打官司，好像仍然覺得裁決是沒問題的，如果沒問題，其實更糟糕。如果沒問題，難道我們那麼多人都有問題嗎？我們都覺得沒問題，但如果有的問題又怎麼辦呢，又需不需要撤回呢？那如果沒有問題，又怎麼可以避免未來的誤會呢？馮華健先生在電台訪問都有提到可以考慮推行一個模式，將規管的責任放在媒體身上。總而言之，希望可以澄清這件事，消除不應該出現的誤會。那我們下面請各位嘉賓發言。那我們先請主辦單位香港電影導演會的會長陳嘉上說說對這件事的看法。

陳嘉上：如果廣管局那個回應我們滿意，我想今天就不會有這個座談會了。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過去幾十年竟然可以成為亞洲電影的中心，成為我們全世界的電影製造中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因為這個地方在過去幾十年來，從來都有其他人得不到的自由，其他人得不到的開放。我們覺得最近廣管局這兩個裁決，使到這優點不僅因為其他地區的改革開放令我們越來越不能凸現優勢，我們還在這裏給錯誤的資訊。如果我們想講創意，衝擊傳統，挑戰傳統，甚至讓有些人感到不安是必須的，否則就不叫創意了。如果你想這個地方有創意，或者我們要學一下，讓人亂說些話，就學習聽人亂說些話。現在很重要的的是要讓大家明白，沒人說的是真理。如果我們要求在媒體上面，只有真理才可以出現的話，這個城市

是沒有人有資格和有權可以說話的。這個是我們作為導演和編劇為什麼那麼關心和想澄清這個事件的原因，也因為我們開始擔心，這個城市創意自由是很重要的。我們希望，也同樣相信政府或官員各方面影響言論自由。但事實是，因為這兩個裁決，令那群寫東西的創作者很擔心，令前線的媒體工作者很擔心。我希望今天這個討論，不是大家互相謾罵，而是可以澄清到這個觀點。好像前面馬家輝說的，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機制仍然有可改善之處，那我們應該怎麼改善。香港能到今時今日這樣的位置，我們的創作沒那麼簡單，現在這個逆境裏面，我們在保護它，我們努力保護這個創意。

馬家輝：那我們開始進入嘉賓發言部分。我和朋友都有個問題想問前廣播處處長張敏儀小姐。如果今天張敏儀小姐仍然是廣播處處長，這件事會否還是以這樣的方式發生呢？

張敏儀：多謝各位。多謝張婉婷和羅啓銳。我不在香港的時候，他們打了電話叫我回來，所以我改變了行程。我只是代表一個《秋天的童話》的觀眾。有些人會說，需不需要為了一部戲搞到那麼大規模。那是不是刪了幾句話就不緊張了，或者說出來的東西那些就不存在了。問題在於一個創作自由的社會，任何已經完成了的作品，未經原作者同意，是不可作任何刪減的。這次我們知道廣管局有些條例上的要求。那我們也同意，如果是過分的色情暴力或者真正的粗口，是不應該在電視上出現的。但這次《秋天的童話》這件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呢？任何有常識的人都不認為那幾句話是需要刪減的。這麼多年來，播放了那麼多次，觀眾也都承認，《秋天的童話》是港產片中的經典，一個美麗的故事，美麗的人，美麗的情懷。我絕對認為這部戲是老少皆宜的。我只希望年輕人能夠多些機會，早點看這部戲，而不是等到他十八歲去翻版店才看到這部戲。如果不能在電視上放這部戲，將是觀眾很大的一個損失，播映的時候如果有刪減，對船頭尺這個人物的塑造絕對是有影響的。我最近去一間大酒店吃飯，有個年輕的廚師說他看了十多二十次《秋天的童話》，和我以前在報紙說過的一樣，他說一句話都不能減，我相信這部戲最後的那一句「Table for two」對他來說可能是很大的鼓舞。港產片很特別，有很多成功的作品。有種特殊類型叫「江湖片」，我們那些江湖片是拍得很好的，在很多地方都不會輸給別人的。但是能有一部港產片是能令人看完之後，帶著微笑離開戲院的實在不多。所以我們很珍惜《秋天的童話》這部戲。我們不希望整個作品，在一個不足夠的理由之下被刪減的。電視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而我是一個電影發燒友。我在電視上可以看到很多我以前錯過了港產片。如果港產片因為在電視上出現而受到刪減，那我們一定要很小心，要肯定這個刪減是否合理。我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坐在這裏呢，就因為已經有很多輿論的反應，而廣管局竟然堅持維持原判，依然認為這幾句話要剪。回到前面陳嘉上先生說的問題，我們對這個兩岸三地最具有創作自由的地方是不是存在一種

隱憂呢？那今天我們希望有個正面些的結果，就是廣管局可以承諾，第一，假如有一份名單，寫明哪些詞不能說的話，現在是否需要再公開和討論，可以肯定，這些已經是過了時的。第二，如果對闖家歡時段有很嚴格管制的話，我也希望廣管局可以承諾和檢討，因為已經是過時的了，時下的年輕人可以在各種管道得到各種訊息，他們是否會再受以往所謂闖家歡時段的限制呢？大家應該檢討一下。我們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正面的結果，今天很遺憾廣管局主席馮華健先生沒能夠出席。今時今日，連特首都參與會談，公開面對公眾參與討論的時候，廣管局主席為什麼不能和業界或者公眾有直接點的溝通呢？我們希望廣管局能夠帶有常識地去檢討這件事，我們不希望因此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創意基地的前景，多謝各位。

馬家輝：有請下一位講者陳韜文先生。這件事請也牽涉到一些抽象和具體的東西，抽象包括什麼叫做持平、平等的概念，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樣的觀念。那實質的東西當然包括媒體的內容監管的制度，有什麼模式可以參考？香港的模式有什麼問題？那我希望陳教授在這一方面可以給我們一些專業的意見。

陳韜文：本來一件很小的事，我後來發現是會越變越大的，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違反了常理，所以連最基本的常識性的東西都達不到，於是社會、業界人士紛紛議論，而這種議論潛伏了很久，到現在還沒終止。那事件為何會發展得那麼大呢？一個是違反常識的問題，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廣管局的負責人或代表沒及時回應，就使得大家提了意見但得不到回應，於是導致這個局面。我們可以由兩方面來分析這件事。第一是他牽涉到創作問題，但由廣管局的角度來說，他可能又不是一個創作問題，而是保護弱小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紀錄片的問題，而他牽涉到持平的問題，就是應不應該有平衡的報導。我相信他們是根據業務守則裏面的一些規定而作出這樣一個裁決。現在的問題不在於它的程式，而是判斷。究竟是什麼構成判斷，應不應該保護那些青少年？那我認為在座各位沒人會認為青少年是不應該得到保護的，但是保護他們的什麼？究竟是不是當我們十幾二十年來，已將《秋天的童話》當作了經典的情況之下，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聽到「仆街」，用這些比較粗俗的話，需不需要對青少年進行保護呢，是這個問題。而大家覺得這基本已經是過時了的。所以話語是會隨時空改變而改變的，也看到香港社會反應對這句話語已經習以為常，尤其是在一個那麼經典的電影裏面出現的時候，大家更加接受，所以說這是一個判斷的問題。至於第二個持平的問題，根據業務守則，對於新聞有這樣的規定。但問題是，我們看到世界其他地方又不是全部都這樣，英國持平的規限比較多，而美國則沒那麼重視，所以都是因時因地有所不同的。我覺得怎樣才是真正的新聞持平，對學界來說依然是值得爭論的。我們看紀錄片的時候都是時候可以考慮放寬一下，放寬的意思不是說可以弄虛作假，而是讓他可以準確真實，這是一個紀錄片，它在呈現的時候不需要做到正反兩方面是平衡的。當我看回「同志戀人」的時候，他想呈現的是一種生活狀態，多於一種

強烈的主張。當然，可能廣管局委員會的看法又會不同。這實際上牽涉到判斷的問題。究竟新聞和紀錄片是否有區別呢？這是一個問題。這次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和爭議，這實際上反應了香港政治文化的欠缺。以前很多東西是通過官方做出判斷，雖然從業者心有不甘，那就算了。但是這一次我們看到很多香港業界都反應了這個狀況。現在官方系統不像以前那樣得到很多人的認同，而是很多人開始有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希望把他講出來，在過往幾年已經是這種情況了。其實以前在民間已經有賦權的存在，只不過這一次連業界都覺得太離譜了，所以就揭竿而起。我覺得將來廣管局或政府的其他機構在考慮事情的時候應該採用開放的態度。目前我們不知道廣管局的人是根據什麼來委任的？所以廣管局的問責性需要加強，應該把委任準則公告天下，然後根據準則來找恰當的人選，否則，這些人會容易被人看成沒有公信力的人，沒有公信力的人，不能服眾的人。廣管局的人應該有以下特點：一就是被業界及公眾所接受，這是最基本的做法，另外這班人不是代表行業或者委任者的利益，而是出於一種公職心。這樣，這班人才有公信力。但是這次，廣管局的公信力受損了，從長遠來說這是一種補救的方法。另外關於匯流的挑戰，現在由於科技發展，人們可以由不同的管道看到，所以如何管治成了一個問題。比如我，我拿了張 CD 回家，那什麼叫管呢？所以在管治方法上需要創意。根據這個情況，需要一種混合式的管理方法。現在香港採用時限式，另外還有標籤法，說明這是不適宜兒童觀看的，或者有粗俗語言和暴力，還有分級制，即幾歲到幾歲可以觀看，那以後應該可以把不同的方法混合使用。比如說今天是公眾假期，很多人在家看電影，但是這部電影之前播出的時候並沒收到投訴，但可以標上標籤，說明電影裏面可能包含粗俗語言，這樣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而不是機械式的判斷。這些都是值得考慮的辦法。香港的社會，政治文化變得很慢，廣播工業本身都可能重構，尤其是 RTHK。現在檢討報告還沒有出，出來後，可能會有很大變動。不管怎麼都好，匯流的情況已經出現，廣管局應該把這次的情況看作一種徵兆，有些制度是過時的，而且問責性應該提高。

馬家輝：陳韜文剛才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意見，提到了開放。那開放就牽涉到視野的問題。順理成章，我們請陶傑先生來分享一下對這方面精闢的見解。陶傑先生也會提到一些國際視野的問題和一些思考。有請陶傑先生。

陶傑：今天要講一些新點的角度。特區政府提出要扶持一些創意工業，鼓勵很多年輕人投身創意工業。當我們講到金融股票，是引用美國人的言論。甚至最近的特首選舉，也有很多人選用美國的 reference，以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我想請問廣管局，當我們做每一件這樣的裁決，是否也有 refer to 美國一些類似的例子呢？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美國最近十年來電視媒體被那裏的廣管局罰款最嚴厲的一次是罰了多少呢？有人知道嗎？美國廣管局叫什麼名字？FCC，不是中環那間，很有權威的，是美國總統任命的。主席是誰，一會再告訴你。近二十年來

罰款最多的那一件是 2004 年，Jennifer 和 Justin，他們在 Super Bowl 上面合作表演一首歌，為什麼在一個足球體育節目上，會表演這樣一首歌呢？原來這是 CBS 和 MTV 合作的。這首歌的歌名叫一聽就知道會出事，不知道為什麼 CBS 會讓他播。而這兩個歌手在唱的過程中很 high，Justin 不小心撤下了 Jennifer 的衣服，Jennifer 完全露點，CBS 方面不知如何是好，在這時接到二十萬宗投訴。最後 CBS 被罰五十五萬美金，但 CBS 另外還有很多節目，總共被罰三百三十萬，但是這個沒有爭議。我意思是，不是說一個社會不需要廣管局，每個社會都需要有廣管局，連美國也有。但即使在事件發生以後，有人在 2006 年對全國做了民意調查，總共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受訪者（電視觀眾）認為決定給孩子看什麼節目是電視消費者及家長的權利。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認為個人應該有控制收看節目的自主權。只要節目前面有分級，並且標上是否有爭議內容。而只有百分之十二的人認為這樣一個有政府委任的廣管局有存在的需要。因為現在電視節目前面已經有分級。這個例子是比較極端的，如果你問我，我認為香港還沒進化到前面所說的情況。是否需要一個廣管局呢？我認為需要。但是現在全球的民意調查即使是美國和歐洲都認為既然電視又時段區分，有分級和警告字句，家裏還有遙控器，只要這個遙控器掌握在家庭主婦和父親手中，小孩子是受控制的。把權威和選擇權還給家長，這個權威的選擇權在美國和歐洲近幾十年來都有下放的趨勢。首先這是一個世界的潮流所在。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常常在金融之類的問題上引經據典，在這個問題上像歐美學習。美國那個事件是該罰，第一，歌名極盡挑逗之能事，第二在這樣一個現場秀上面有一對歌星直接去 undress，這不像《秋天的童話》裏面，船頭尺和鐘楚紅的對話是劇中人物角色的對話。他的動機不是蓄意教觀眾什麼叫「仆街」，什麼叫「躑躅」。但是美國那個現場秀是給很多家庭很多青少年觀看的，和電影是很不一樣的。每年耶誕節黃金時間段都會播很多 James Bond 的電影，這個政治上正不正確呢？侮辱女性，一開始就跟女人上床，上完床才被一幫人追殺，那一段主題曲全部是裸女的剪影，可是 James Bond 一點都沒有被剪，包括裏面一些有味的對白，這就是道德形態的問題。因為這些戲是看整體有娛樂性，或者整個戲是在幫英國的政治賣廣告，最重要我覺得就是不要把觀眾當白癡，這個戲裏面，James Bond 每個角色之間發生那些戲劇的細節，粗口是作為一種專門的表演形式，是我們這些電影永遠不能在電視上面播放的。如果不在電視上面放，港產片就會受到影響，因為電視台的購買，也是他們收回成本的方式之一。我想講，在電視剛被發明的時候，英美絕對不會想到這些問題，很保守的，但是別人是與時俱進的，這些東西是否有爭議呢？沒有爭議。因為已經有很明顯的法例和規例去界定。露，露什麼器官？粗口是什麼字眼？什麼有聯想，什麼沒有？現在最糟糕的就是一些聯想的問題，這些聯想我們怎麼去判斷呢？這種投訴有多大的代表性呢？報告出來之後，對 FCC 裏面有講到一些道德團體的投訴，這些道德團體常常有些道德的壓力，其實有些廣管局的味，問題是

這些道德團體的投訴，沒有公眾代表性。我想廣管局在對待每一單案子的時候都要有慎重的考慮，因為這非常重要。美國也有這種無厘頭的道德投訴，這些道德團體剛成立的時候本意也是好的，但慢慢他會好像官僚化，就像一些政府機構一樣，他要報紙報導證明他確實有做事。

張敏儀：我只是想補充，剛才主持講過要看回以往和廣管局交手的經驗，第一我不想再講往事，我只是想說廣管局繼續走這條路，會比以前的廣管局更不合理。剛才陳先生提到《鏗鏘集》的節目，這個我固然會說。我已經講了幾十年了，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對節目的處理，對其他電子傳媒，烽煙節目，紀錄片的處理，什麼叫持平？持平絕不表示在同一個節目裏面各打五十大板。烽煙節目裏面的主持總是受到這樣的壓力，就是不持平，講了一個正的，就要講一個反的。這些事我已經講了幾十年，講的很傷心了，不想再講。廣管局常常講角色傳達，剛剛講到的國際視野，真的應該讓政府和廣管局檢討它的尺度。BBC 條例我敢說沒有人比我更熟，BBC 講的最重要的就是價值觀念和常識問題，而不是死的條例。

陶傑：很多道德團體缺乏修養，但還是要製造聲音，但是 FCC 仍然有這樣的權威，1934 年成立，但現在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歷史，FCC 的主席和香港一樣，都是委任的，但是 FCC 的主席委任時是看它的信仰，規定越少越好，電子媒體越多越好都是 Michele Power 所提出的，看中他是天主教徒，後來布希委任了 Calvin Martin，他上任的時候，四十歲不到。他們都是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被委任作主席，就是因為他們年輕，知道潮流的脈搏，因為電視電台始終面對的是年輕人，當然這不代表讓他們亂來，畢竟他們有法律學背景，他們自動回去調節，當然不是說越年輕就代表越開放。但是可不可以在香港提出做廣管局主席，就不可以超過四十歲，那必定會加多與年輕人對話。當我們看回美國廣管局主席的年齡，還有 Super Bowl 事件，我們應該以這些參考作評案標準。香港的港情就是黑社會和粗口經過三十年的轉變，已經變成了社會的主流。同樣同性戀，Sex and City 裏面三個女孩子晚上講性開放，這些是商業，現在很多東西都是商業。現在香港很多會計師，當官的中產階級，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裏，從來沒有在凌晨四點去過油麻地，大角咀那些地方，看那些人怎樣辛苦工作，所以這些是香港的現實。我只是希望廣管局的人看事情的時候可以看全面些，不要只是看一句粗口，或者兩個女同性戀者說自己怎樣沒辦法在一起。我想說的是，條例是死的，生活是可變的，國際潮流更加是活的。我想做人應該用一種 open 的眼光和寬容的胸襟去看問題。我想現在一國兩制，即使中國大陸，前兩年有一套戲，講一個土匪怎樣變成紅軍，土匪那段全部都是粗口，卻在黃金時段播出，電視台受到很多投訴，

那些投訴不是投訴他有很多粗口，而是這個土匪的形象影響我們的革命英雄，這是另一個角度。但是中國政府沒有理，中國內地也懂得迎合自己的國情去播出一些昔日不可能播出的節目。那為什麼香港做不到呢？所以我想廣管局和電影工作者應該多些合作、和諧。但這件事我想責任不是在電影工作者身上，而是在廣管局。我想廣管局那班精英應該開闊一下他們的眼界。

馬家輝：其實前幾位講者，包括陳嘉上，黃冠文先生同我，都提出了廣管局的製造問題，它的組成或者它的視野等等，甚至說這件事上判斷不是很精准。黃浪詩小姐、黃冠文先生這兩位講者都來自事件的深入方，代表官方。我想大家提出來整個問題到底怎麼辦？我先通過較早前幾位講者的發言，我想兩位都有一些補充，有很多想法分享的，有請黃冠文先生。

黃冠文：大家好，我是廣播事務管理局投訴委員會主席，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分享意見，我沒有準備作 speech，我儘量給大家講我自己的感受。以前我在電視見過一些官方對一些政府的回答，這回我主要看回《秋天的童話》，我覺得《秋天的童話》是很好的影片，我自己很愛看。我以前在英國留學，我記得會在唐人街租些電影來看。等一下我們的處長會解釋我們廣管局的運作，當我們收到投訴的情況之後，我們看到投訴的文章，我自己開始也想：有沒有搞錯？這個電影做了這麼久，這麼多人都知道，怎麼現在有人投訴？我想起當年廿年前，我和太太一起看的時候，我自己看最記得最記得一個場面主角最後相遇那句「Table for two」，這個是經典，大家不會不記得，甚至我自己經過淺水灣或是深水灣，我都曾想到場面和台詞，我當初覺得投訴應該怎麼處理的，我拎起片自己看的時候才覺得原來，影片很多情節我都不記得了，開頭她去美國找他的時候，跟著被人飛咗，喜歡了第二個，就是情深之類的。我好多情節都不記得了，但我由頭看的時候，自己才記得很多地方都有講到粗口，當然劇情需要，在飛機場接他，和人家鬥車被撞、賭場打架講粗口，但是整部戲來講這麼多粗口，特別是播映時間，都是講很多人在香港都要做事，家裏小孩子都是有菲傭看著，絕對絕對是容易那個選擇權是落不到家長的，很多時候家長因為各種原因不在家，同時我們都很尊重創作的權力，很尊重創造者的原意，但是經過各個方面看法，兩點之中，在這樣的時間有可能公眾假期裏工作的人很容易將小孩子丟給別人，所以大家考慮一下，創作是非常之重要，這個片播過好多次，大家都可以看到之前播的那個時間就是被投訴的時間版本都是不同的，而且這次事件無線電視都是非常負責的，在

我們接受投訴的時間，無線電視也即時告訴我們人爲的疏忽，播出的影片未經刪減。所以便在這種情況下，有這樣的裁決出來。至於在另外《鏗鏘集》我們是絕對尊重言論自由，那一集講同性戀的婚姻是否合法，我們覺得討論這些是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我們希望大家看到整個新聞稿是把我們的判決原原本本寫出來。收到投訴很多，但是我們爲了處理便沒把它當作投訴的，其實很多投訴是不成立的，最後只有兩個出來。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整體看我們的裁決，不要只是說我們執著了任何東西，其實我們很注重言論自由的。我在這裏其實想說，我們的言論守則是不斷研究修改的，除了設立了投訴小組還有言論守則小組，每次開會我們都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可以入守則的，以前我都是成員但現在我不是。其實我們的守則小組自己都是公開的，每個人都會參與的，我們廣管局不是像很多人說的 non-transparent，我們很多是開放的，處理很多事情都公開，但有些敏感的商業的資料是不可以開放的，每次收到投訴都是處長在處裏看，再給投訴小組研究，投訴小組開完會我們每次開會都問投訴者，也都瞭解被投訴者，投訴小組出了結果，才會給電台電視台看有沒有最後回應，如果沒有最後回應，或者說有了最後回應，我們才有 final decision，像剛才張小姐講的我們都有天天 renew，我們不會說因爲這次而不做，還有一樣東西，我也是律師出身的，所以看法律比較重要，我們的主席看法律也會看的比較重要。那個時候我們作了個裁判之後，就是黑紙白字，然後我們出了版，在網上也可以看到，現在我們再出席也沒有意思，因爲很多都已經講完。我們作了個決定要給電台電視台看，我們如果再講的話就會被人說是沒意義的，在這方面我們會比較小心，我們不是不尊重媒介、公眾。所以，我多謝卓伯棠先生，陳教授和浸會大學給我這個平台，可以講這一番話，至於頭先剛才有人說怎麼去改革，政府的看法是把它們兩個廣管局會和 judge authority 合一。廣管局看電子傳媒，我們就只限於電台電視台，感覺上好多事都不管我們事，但實際上牽扯很多事都有關 broadcasting，我們之前是出過問卷，proposal emerge 大家組建立法會也是會希望大家參與，很多謝傳媒給我們的意見。internet 一直是我們所討論的問題，香港是由一個有很多學者的社會，我們很高興有很多學者傳媒電視台關注這個事件。我暫時講這麼多，多謝大家。

馬家輝先生：多謝，事件涉及的另外一個部門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當初是這麼去到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看是不成立的，不成立之後才上訴到廣管局。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和廣播事務管理局投訴委員會關係十分密切，一起工作配

合，爲什麼剛開始不成立，後來上訴就成立，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會不會有什麼誤差，今天黃浪詩小姐在這裏，黃小姐是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處長。

黃浪詩小姐：今天很開心台上台下都是朋友，大家很開心抽出這麼多時間，無論是電影界電視界，影視處一個政府部門，如果說內容規管，我們都像一條龍一樣這樣去做，以廣管的電子傳媒來講呢，我們是廣管局的秘書處，在座很多電影界的朋友，電影要在電影院來上，一定要我們分級，如果不分級電影是上不了院線的。另外淫褻和不雅雜誌管理，比如報章雜誌、影音光碟，執行這些條例。廣管局在規管上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轉變，記得四年前，我初作處長的時候，我們作廣播大部分的時間、同事都是做內容規管的，收投訴，看片看帶，但是過了幾年，我們已經看到整個世界已經就著廣播的規管發生了巨大的轉變，我們講重點已經轉到了一個 context regulation 轉到競爭。很多講者已經講，就是只要有足夠的選擇基本上是不需要什麼規管的，最好的規管就是觀眾的遙控器。電視台拍出來的最緊要的不是廣管局的交待而是對觀眾，觀眾不看，再合法也沒用，我們最重要的是觀眾的支持，否則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在內容規管的資源削減是很厲害的，我們已經將所有的資源擺咗去做競爭，而競爭是一個完全新的環境，說公平競爭，其實香港暫時是沒有的，惟獨兩個部門是有的，一個是廣播，一個是電訊，在廣播電訊條例裏我們是有個公平競爭法，我們希望透過由競爭做一個基礎的規管，這個也是同世界接軌，重點不是擺在 context regulation，但始終法律需要這麼做，我們就會做。公眾認識可以通過廣管局可以 24 小時發表意見。給個數字參考，從 2006 年廣管局收到的 4900 投訴，涉及 1100 個個案，最後投訴成立的 86 個，涉及的投訴數字呢是 428 個，百分比是不足 9%，其實說一百個投訴裏已經有 91% 是不成立的。我們的義務守則是很厚的，如果今天我在這講可能會悶死各位，但是有一點我們想強調的，是很看環境的。Context 有很多種，第一看你的服務，如果你的服務是免費的平台，和收費是差很遠的，剛才張大姐幾位講到黃金時間就是闔家歡時間，收費就沒有的，免費電視就有。服務之外就很看時間，如果你是深夜四點和下午四點是有很大分別（尺度）。還有節目的性質，如果是以事實爲基礎的節目，和你完全在電影裏虛構的，又是不同。去年我們收到超過 1000 個投訴，都是投訴一個個案。那個投訴的立法局人士說劇集影響他們的形象，希望廣管局處理這樣東西。這個投訴全部不成立，理據因爲故事是虛構的，裏面所爲對某界別從業人員的污蔑完全是劇情需要，這種投訴是不成立的，昨天請我的同事做了研究，我們過去兩年 05、06 年 record 有多少個個案是

投訴不成立的，是總共出現了一百多次，有些是真人真事，我們都會就著不同節目的性質和節目主持人風格，來分別考慮的。我們有很多投訴不成立的都擺上網，我們覺得怎麼這麼多觀眾投訴來廣管局這麼多投訴，其實很多是太過嚴肅的，其實有時候這些節目是 not mean to be serious 的。最後呢我們會考慮節目的物件，如果有些他的節目物件不是面向兒童，它的尺度是差好遠的。有些人會說其實現在的兒童是有很多管道（去接觸），但這個比如說互聯網，internet 看到的東西是不是要全部收穫呢，我們都規管互聯網，其實互聯網有很多內容我們都很關注的。我們稍微講一下個案，《秋天的童話》，我讓同事去問過原先在各大電視台播過的次數，我都給各位參考，從 91 年開始就播放了很多，TVB 三次，加上這次，亞洲電視台總共 6 次，有線電視數不到幾次，但也播了很多次。亞洲電視跟我們講 6 次全部都有刪減，有一次晚七點播，是刪減的最多的。有線電視是收費電視，尺度就有所不同，有關同事和我們講，他們出街的都是刪減版。我們影視處有幫電影分級，向來看電影電視不同。電影要買票進去，三級法例要求 18 歲不可以進，但 2A2B 只是建議，到了電影，當他賣個版權電視台，因為我們現在平台很多有收費，有免費，免費又有不同的，anyway 就類似《秋天的童話》，這套戲這麼久，用語不該這麼單一，不該一成不變。原來我們是 1978 年版的，三十年了，現在我們就這單一的詞使用的不用的呢，就不是說鐵板一塊的，我們樂意聽業界的意見，我們同業是很有經驗的，他們有他們的管道受觀眾的意見，我們也有我們的管道，這些個別語言我們還可以將來慢慢討論，整個過程是 evolutionary, so far 來看，雖然社會一路演變，有很多新的媒體，這個尺度演變的快，但就不是從一個跳到第二個，業界來講，我們來講，是比較容易接受一步一步的改變，不會說今天突然開放，明天突然收緊，如果是這樣我們從業來講就很難。

馬家輝先生：這個事件是怎麼發展的。

黃浪詩小姐：根據《秋天的童話》來講，我們先收到無線電視的一封信，跟我們講它們播了一個沒有刪減的版本，這個情況，電視台自己用信來講它的人手問題，因為人手問題，播了一個沒有刪減的戲，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這件個案成立了。

馬家輝先生：是不是影視處先不成立，然後上訴廣管局就成立，是不是說如果黃

小姐是廣管局局長而不是影視處處長，那麼今天這個 case 就不會出現。

黃浪詩小姐：首先我講一下上訴的機制。廣管局所有委員都是 part-time，一個月開一次會，影視處全職，第一則 screening 一定是我們做先的，但是我們的全部是授權，我基本上不是廣管局成員，四千九百個投訴不可能廣管局自己全部看，所以授了權給影視處處長看個案。就著港台的節目，不是只是港台，所有都是，你可以看到呢的我們基本上成立的那個個案的百分比是少之又少。大家會看，如果影視處處長弄錯那怎麼行呢？所以有個機會最後給廣管局看，當我認為投訴不成立的時候，投訴者是有權利不同意我的決定。這是很公道的，因為我基本上不是廣管局，你是授權而已，你的權利上是值得挑戰的。因為我根本只是授權而已，權力來自廣管局。就算一個投訴者，他不同意我的決定，覺得不成立，它是有一個機制去保護投訴者的。黃冠文同主席都是律師出身，都很強調香港普通法精神。普通法其中一點就是 benefit 很廣。其實是有疑點的，我們每一次都是儘量找疑點，那個投訴一來的時候，我們是儘量找疑點的。所以我們第一次接到投訴的時候是覺得投訴不成立的。可惜當其中一位覺得不滿意我的裁決的時候，希望廣管局去做的時候呢，或者其他委員認為由我們去做不掂，那這些就是 judgment 的問題他覺得。

馬家輝先生：在開講討論之前黃冠文先生也希望我們幫助理解其中的矛盾。因為說《秋天的童話》其中一個要減的理由就是，因為是闔家歡時間。但黃冠文先生說，其實不是哦，其實很多小朋友是沒有大人帶的，沒得全家歡。所以那個遙控器是在小朋友手上或是菲傭姐姐的手上。所以在討論當中我們就要在這方面做詳細溝通。那麼現在我們要給個機會 TVB。TVB 跟我們說他是播錯片，播錯了沒刪減的版本，所以就變成有些意見、想法或是事實的東西要幫助大家理解。那麼曾醒明先生是 TVB 的外事部助理總監。

曾醒明先生：那麼感謝台上這麼多位嘉賓，我們 TVB 是擁有這個《秋天的童話》的播映權，所以想來請教各方的。那在還未表達我們的具體播放立場之前，我想先講一些資料。剛剛黃先生有提到，在這次 2006 年，十二月一號，下午一點多 TVB 播的那個版本我們是沒經過刪減的，那這是我們內部技術上的問題。那在十月二號，就有胡志倫先生去了封信。我們想說，在這次廣管局的裁決就是說，在那部電影裏有兩句對白，其中一句是以 f 開頭的英文，一句呢就是“什麼什麼

鏟”，在播映期間是沒刪到的，在對白中是保留了。在過往呢，我們在黃金時間播秋天的童話呢，那兩句就是刪了的。在事後廣管局希望我們刪減的鏡頭我們是有保留的。那段時間來講，我們的收視率是到三十九點了。那我們在 2006 年四月的重播，時間是深夜十二點十五分，是有超過三十幾萬的觀眾去看了。有個問題就是覺得，第一次超過二百萬群眾看，那四句台詞都不需要刪減，那麼在零六年播映之後，我們同意廣管局的裁決，我們 TVB 在響應媒體的時候也有說我們尊重廣管局的決定，那兩句粗口應該在播映時是該刪除。我們接受廣管局的裁決。那麼說要求再刪除其他對白呢，我們就認為應該保留船頭尺這個人物的對白的精髓，這個是我們一直以來立場是這樣的，那麼或者呢裏面其他角色的對白呢，我有個同事胡志倫先生，他是電視條例守則部的，我想他與黃局長的交流會更多點。

胡志倫先生：大家好，找點簡單點的來講，因為我是由一九八一年一直至今都是看著這個條例的，看著這個條例的演變的產生的和廣管局怎麼產生。那我覺得這個裁決產生爭議性的地方呢，就是一個取捨的問題來的。我們也看到廣管局的裁決，公不公平先不說，因為這涉及到人性的裁判判斷。我個人認為，他們一定要根據條例辦事，我個人認為他們是有根據條例辦事的。那麼這個片的文藝價值是不是可以超越一般條例的規限，對白中的兩句所謂真正粗口，在條例中的第四章第六段是不得的。由於技術問題我們播了未經刪減的，後來我自己私人檢討是發現他的對白是不惹人反感的，影片的價值本身是可以 justify 這些背景裏這些黑人所講的粗口。我們也不希望刪減的太過厲害，希望有些黑人的對白可以保留。那個其實是一個不明顯的界限來的。那個分的所謂“冚家”一族和“富貴”都是屬於 A 級的。“鏟”呢就是 C 級了。那麼那個條例是出得很好的，“富貴”在闔家歡時間就是出得的，而“鏟”呢就是很介意了。那麼“鏟”字呢在 2002 年便升級的了，那麼以前還是處於“冚家”家族的，那麼這個情況呢，講句公道話啦，他們這個調查也是經過很多程式很多條例的，不是一兩個人就能決定了。影片裏那兩句台詞不得是交代得十分清晰的，是在第四章第四條。而這個條文在 license 是沒有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別投訴了，除非你講的很多。很多有矛盾的時候，就好像我們出了這個這麼小的事情引起了大家這麼很有意義多討論。

馬家輝先生：不如這麼說啦，胡先生，當然關於守則啦，以及一些問題不是一兩個人可以作決定的了，黃小姐講上次是 2004 年修訂，是不是要儘快修訂，或者

修訂的機制，在 TVB 的立場是不是贊成這個。

胡志倫先生：檔案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覺得用這個條例的人不能那麼死板的，怎樣 apply? Application 是有很大的彈性的，這個 case 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即刻報告出來，我們自己自首先，這個電影不是很激烈的，反而是藝術性是爲了支持這個用語。

馬家輝先生：跟著有請香港電台陳敏娟小姐（機構傳訊總監）。

陳敏娟小姐：多謝，多謝主持，多謝主辦當局給我們這樣一個有意義的討論給我們這樣一個平台，香港電台《鏗鏘集》這個個案，是體現了訪談節目對於持平的處理。我們同廣管局的同事談過，其中還是有一點需要釋疑的就是，取得那個持平的處理，廣管局是覺得我們的節目是謹慎的處理了真實內容，真實內容的處理如果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討論就必須把它的持平擺到很高，這點我們完全接受，而且香港電台也在同樣做著這件事，但在那個持平的專業判斷上大家是有個誤差的，我們是這樣看的，在《同志戀人》這一個節目中呢，我們是一個特寫，特寫就有他的特例性，在一個特定情況下，是不是也要機械的將他持平?我覺得這是不符合一個以真實內容爲出發點的紀錄片的做法，如果硬要持平也不是不行，但是這就是連一個基本美學都無法達到了。第二，在一個闖家歡時段如果不是很明顯的正反兩面擺出來呢，可能會導致一些兒童觀眾對事件有錯誤的看法。我們覺得我們的節目總體來講，是講這一班人的遭遇多過講他們要求同性婚姻和全面認同，在香港免費電視中涉及到同性戀問題的節目本身不多，我們其實是真實地呈現一些人的真實生活感受和他們的理想。基於這一點我們是不是，還要是我們的節目像個宇宙那樣無所不包呢?我覺得是沒有觀眾願意看這樣的節目的。這是我們第二點看法。節目中間包含了一些不同方面的看法，是不是需要有些人用義正辭嚴的說法去講些相反意見呢，我們覺得不一定，一個事實報導並不一定要用這樣的形式，這就牽扯到節目類型的問題，我們接受雜誌報紙的大量特寫，但並不一定需要很機械化的特寫，其實在製作過程中同事已經很清晰的將正反兩方意見想得很清楚，也表達在故事裏啦，當然如果你要求一些很機械化的持平，這個就已經干預到節目本身的設計及美學判斷的範圍。其實對處長那邊還有小小的意見補充，近年來的業務手冊似乎在檢討方面是加了東西的，比如持平節目的範圍擴大了，比如一些醫學節目也要持平的話，那麼他們的製作同事就會有很大壓力，

其實上一次，我們以及 TVB 的同事對於這個問題都是很反對的，但最後廣管局還是加了這則條例。其實這個壓力是來自公眾，其實公眾很多時候都很想去投訴，或者覺得你們沒有做事，如果管的範疇越來越多，是不是不利於創作的發展呢。

黃浪詩小姐：其實我們自己開了會，那麼今天趁這個機會將香港電台的想法在公眾的場合講出來啦。唯一回應的是，關於業務守則的準確性，其實在公正性這一部分是沒有加的，唯一加的是準確性這裏。當日我們和香港電台開會也提到了這一點，規管同 broadcasting 我們從來都沒想過大家要站在一個對立面，相反我們是夥伴，而這個夥伴關係是怎樣發生呢，我們大家都是面對同一個服務目標，就是觀眾。Broadcast 做出來的東西不是為了符合條例，這是最後需要考慮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觀眾能夠接受和歡迎，現在的觀眾是非常關注節目裏面提供準確的資訊，那些，比如說涉及兒童、教育性節目，比如說兒童常識的問答節目的答案是錯的，現在其實很多觀眾反映他們很關注電台醫療保健節目的準確性，廣管局其實只不過是做觀眾和 broadcaster 之間的一座橋樑，我們絕對不想站在一個對立面。Broadcaster 如果做出一些節目，觀眾不喜歡不接受，broadcaster 失職，我們更失職，因為法律給了這個權力我們，其實我們是不討好的，沒人喜歡被刪減、批評，但是我們共同服務觀眾。

馬家輝先生：節目的製作者始終都有他的 concern，我問多句香港電台，事件發生之後，有沒有增加員工的焦慮，可不可以具體點講。

陳敏娟小姐：其實我們不會迴避任何題材的，坦白來說，當一個判決出來之後，的確要考慮多樣東西，但我們還是會繼續關注一些問題。我還想說，一些普世價值，比如醫療，人權裏面一定會很爭議的，不會因為有爭議就不做，而我們也會根據不同方面的看法和美學價值去做到儘量持平。

代表香港電台的小姐：我想回應一下你剛才說的焦慮問題，其實很多人會問我，「你現在做愛滋病，到底幾點鐘可以出街？」我覺得我這十五年裏是學了很多東西的，我覺著這種東西，發生了真是很恐怖，我自己也受了很多壓力。我們的節目七月九日出街，七月十號都沒人講，零六年整年是沒人講的。關於道德問題，那一九九七年之前 suppose 是一個標籤，label 擺上面，但寫在 label 擺在下面了。所以使得業界所有人都很擔心了。那麼最實際的問題答你，suppose 我們香

港電台是一個什麼時間都有的 channel，原裝《同志戀人》九點鐘播不播到？九點半可不可以出街呢？但現在持平那個問題未必解決得到，我提醒大家，八點半之後是可以出街的，那改版呢？同樣也是九點半出得街，那版是不是八點半至九點半就出不得街了呢。那現在原版和改版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很多人問我，我問英文台有播但又不見人投訴。這個 effect test 我覺得大家要研究一下。

胡志倫先生：但好像「躑躅」，都是劇情，不可以改的，我是抓住條文，因為我做過監製，有些就說不行不可以這樣，做監製是很困難的。

黃浪詩小姐：我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每一次出街，因為你的版權賣給電視台，最後出街的版本是電視台決定的。

吳志森先生：我做過電視又做過電台，但是文書的，就像天書，做了這麼久從來沒人告訴我那天書是什麼，又一次有人偷偷拿書給我看，說不要傳出去，但書是有什麼秘密我也不知道，我想訪問一下兩位，這本書（規則）怎麼訂出來的，根據什麼訂出來，裏面有 94 年的，跟著 04 年的有個 update 的版本，但是怎麼樣根據 update，有什麼標準，什麼字可以，什麼字不可以，究竟有什麼標準呢？我就會說我有做電台的時候，講了一句話給其他人聽，有人跟我說：不可以的。到底怎麼定出來的，怎麼修改的，為什麼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究竟是什麼標準定出來的？

公眾人士：我是有兩點想講的，剛才黃先生說講的情況，他承認是沒有刪減的版本，他都會說出街的是不需要刪減的，而以我的理解，我覺得這個廣管局怎麼辦最大的問題就是投訴的機構的問題，機制裏面怎樣應付，他提出在什麼時段放什麼內容是一家老少看這個戲，並且這個投訴的人是家長嗎，如果是家長，他有看過，覺得這是個大問題？在深入點看，這個投訴的判定是什麼。

胡志倫先生：我可以代影視處回答這個問題，他是覺得在這個假期，家長會很放心，假期的下午要比夜晚嚴緊。

黃冠文先生：我們反對的不是演員說那些台詞，而是他播出的時段。我希望大家明白，很多人都是很重視這件事。我也是很喜歡這齣戲的，我想說我當年看的那部戲，和那天被投訴那天播出的是有很大出入的。

公眾人士：很簡短，我這個問題，廣管局這樣做其實是幫電視台，幫觀眾，但是，我希望你留意一下，其實已經給了壓力電視台。你是想幫電視台，你好好心做，但給了壓力，如果變成自我規管，或許做的更好，就比較簡單。我可能會選梁家

傑，這個思想合我，這個 **context** 都在條文裏面，不會走出這個條文裏，我們的社會看 **context** 不是上文下理這麼簡單，我真的很擔心，負責這個事件的負責是這個想法。我真的很擔心。

羅啓銳導演：我作為電影的原創人我想說一下，這些令大家不安的對白是我寫的，但我都不覺得我做錯了，我不覺得對白有什麼令人不安或是驚嚇人的。我只是覺得是通俗，究竟什麼是通俗？什麼是庸俗？究竟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呢？我有一個好朋友彭志銘，他就是香港通俗文化研究的專才，他等一會會講一講關於這方面。我就覺得剛才黃冠文先生說再看過才發覺這個角色一而再，再而三之下在不同的場合之下都用一些他覺得是粗俗的對白去同人溝通，這樣的話，這方面我就覺得有問題了，我作為編劇，覺得他如果是他在憤怒之下被人欺壓，才有這樣的反映是人之常情，都不是他背景下，不是這個人物的性格，就是因為他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出身，才有這樣的反應，正是在這一方面，我想跟黃先生說一下，我最近也看了這部戲，我真的不覺得粗俗，我想透露一個小秘密給大家聽，戲裏面的黑人對白是我扮的，他們請不起一個黑人配音員，所以請我來配音，但我不覺得當時我說的是粗俗對白，這是第一點。還有第二點，我在這裏想請問下兩位，回應一下，現在整個傳媒界，電視界，報紙專欄覺得這件事出了很大問題，百分百一面倒的專欄評論家都很反對這件事，都覺得這件事出了很大問題，這樣我想知道廣管局怎麼樣看這件事，是不是這是最後的判決，假如往後有同樣的事發生，無論是在民間好，還是業界，無論是哪一個團體都好，對於這樣一個判決，如果不同意的話應該在哪裡上訴呢？兩個局之間的不同判決是不是應該上訴呢？這是一個上訴的機制，我們應該對誰上訴呢？我們應該有一個上訴的機制，一個上訴的 **body** 區管轄廣管局。

林紀陶先生：其實我頭先聽兩位官方的，我覺得我們的下一代在溫室長大，我記得我們小時候是很艱難的，每天都能聽到好多似電影裏的對白，基於此，我們的競爭力很強，可以去生存。所以我對我們的子孫很擔心，他們就好像是一個過濾體。我真的不覺得，我們在跑街，聽過好多粗鄙的詞語，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電影工作者所做的是把社會各個階層的東西用他們的手法記錄下來給我們未來的觀眾看，其實他們是沒錯的，他們是應該的，那為什麼我們不按照執法的程式繼續走，因為有很多變化，生活是文化，一路都在變化。現在大陸都認同了我們的廣東話是一種方言，以前我們沒有想過廣東省人民出版社會出一本正音的字典，以前我教書作廣播的時候都沒有這種現象，現在說明這個文化方言很重要，比如說粗口也是來自方言，如果執法機構不隨著社會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再者多媒體的出現，說傳媒的結和會合好多不同的版本，在網上和電台上報紙上卻還要把他們監管，現在如何監管呢，非常慶倖中文是全世界的語言之一，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如何監管呢？四十歲以下的人去監管我個人有所保留，就好像全部都是在

溫室，全部都不准小朋友看的，那這個就是我們的悲哀。

彭志銘先生：我相信一定不要錄影我的，一定出不了街的，我想說清楚什麼是我已經好擔心。第一，希望傳媒的朋友搞清楚，你們 TVB 除了一個 fuck 以外那個還不是髒話，什麼是髒話，什麼不是，吳志森的講法是對的，因為你們是搞法律的，所有人都想把 definition 告訴我們聽，為什麼我想留住黃小姐，不是說電影電視，還有是影視及娛樂事務處，關係到我的出版，我現在寫了一本不是髒話叫做俗語的書，比如說這些詞「冚家鏟」、「你老母」、「躑躅」，如果我出了這本書是不是要被拉去坐牢，我仆街不緊要，我那家公司會「冚家鏟」的，所以我希望影視及娛樂事務處讓我們知道什麼是不能出街，你們長官說我不對就不對了，我們有點什麼是真的不可以出街的，如果馬家輝不反對的話，我會在《明報》將這個「ham 家鏟」這個專用名詞就像解釋「躑躅」一樣解釋清清楚楚，同「躑躅」是一樣是一個很古老優雅的辭彙。

黃浪詩小姐：由於時間所限，我集中兩點回應，剛剛陳稻文教授和馮主席在電台裏也提及到，去年我們委員會派了一組人員去了幾個國家，關於 common regulation 和我們幾個 broadcast 研究那些規矩，澳洲是 self regulation 的國家。我就很希望 TVB 在行裏面帶頭作用，不如我們共同想想共同的規矩，就是說當以後有投訴的時候我們就按照規矩來走，而不是直接去廣管局，因為我們現在收到很多投訴。電視台和電台可以完完全全單獨處理掉：比如說講錯數位，電視台可以自己處理掉投訴。去年，我們有和幾個電視台提過這個問題，初步的反應不是這麼積極的，我們進一步要和電視台繼續商量，現在大勢所趨是這樣的，怎樣的呢？另一點關於也就是彭志銘先生所講的，你剛剛所說的已經不是電子傳媒了，而是你的書，我們是做執法的，而那個裁決，這是一個司法制度，審裁局決定的，審裁局和裁判官。比如說現在的那些週刊那些封面，淫褻及不雅裁處是有一個聆訊都有一個裁判師加兩個審裁員來決定這個材料是不雅還是淫褻，淫褻就是說那個東西不可以售賣，不可以傳閱。

黃浪詩小姐：對於羅啓銳的問題，如果不滿意廣管局的裁決可以上訴，上訴的時段有二十八天，在這個時段之內，在行政會議上做的，而那個權力呢？這個權力是電視台的。而對於港台呢？港台不受廣管局規管，一年前簽了一份合約，它是自動的不是那種機構，他們不可以上訴的，我們記住廣管局的裁決是 open 的，是 challenging 的，可以上訴的，有電視局不滿我們的裁決而上訴。

張婉婷導演：我知道這個裁決之後我就很震驚，我就看了很多檔關於上訴的機制的。其中英國的上訴的條例說我們一定是一個獨立的司法結構，上訴的機構是獨立的，不可以說你的行政局是行政權特首委派你做，其實在上訴時還到原來那

裏，就算他們很公平，都有瓜田李下之嫌，我覺得考慮一下應該有一個很獨立的審查委員，是一個司法的結構，

黃浪詩小姐：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就是說，明年我們很快有一個新的草案，新的草案會成立一個 **communication authority**。將來草案成立的時候會有一個諮詢。你提的問題最好在那個時候提出來，因為它是完全新的，代替現在的事務管理處，到時你的意見一定會包括在內。那個機制呢，就是去年我們會有一個 **combine** 的 **regulation**，將來籌劃的時候就有一定的諮詢，因為到時候那些 **communication** 都是新的，但是現在我看到今天的討論，我明天回去就要同幾個 **broadcast** 討論。我們就是完全參照英國澳洲的經驗，電台電視台應該處理第一陣的投訴。其實今日在座的大家都是朋友，我們對於這次的事件非常開心，傳媒這麼積極給我們意見，大家向我們的領導反映，報章上也寫了很多意見，我們每個人都很細心的去看，我從內心感受到我們是坐在一條船上，到最後都是為了向觀眾交待，如果觀眾不開心的時候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失敗，但是整個過程真的是一路發展下來的，我會考慮下給我的諮詢和意見，在適當的場合比如馬家輝先生，唐先生，麥博士，婉婷，以及所有有興趣的同事一起討論。我會把意見放在網上一起討論，去接受香港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意見。

陶傑先生：今天我是來講，剛才我聽這麼久，總結為四點，第一，剛才有人提議將守則擺上網，去接受要求社會各界，包括傳媒界、教育界，將它去 **update** 和調整。第二就是電視台自己去做，減少廣管局的壓力。第三，就是行政會議的問題，因為行政會議是由曾應權組織的，搞什麼都是他們一幫人小圈子注意，廣管局主席又是曾生委任的，來來去去都是那般人，那麼利益和政治利益如何處理，所以我覺得者應由另外的會議去討論。電台電視他不要怕他，你覺得不對，就要上訴，利益、政治力量和倫理道德息息相關，其實美國也是這樣子的，不僅僅是香港，我想大電視台不要怕他們，你覺得不對就不要上訴，剛剛黃小姐說的很清楚了，她不是逼你做什麼，他只是建議，電視台的人不要怕官僚，一定要上訴，要上訴就一定會有上訴規度的，這是求真理的精神。第四，就是那個上訴最後是給誰看，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應該找個大法官。那我自己補充，既然現在醫管局、九鐵都可以都可以找國際刑事處理，廣管局為什麼不行。可以去歐洲找。

梁天偉先生：最後我覺得是廣管局同立法局的問題這麼多年積累的，你們都好辛苦，寫的東西要用來應付，現在整個傳媒業界其實是來討論法律。

公眾人士（電視台製作人員）：我從一個公眾角度來看我會很擔心十年之後，不知道那家電視台在重播《無間道》的時候，到時人們會說，原來香港十年前的電影是不行的，很差的。第二點，其實我剛才想問處長，如果說《鏗鏘集》這種節

目是 **documentary** 的節目，是不是到時我們做其他 **topic** 的節目，比如說，陶先生去英國做些觀光節目，一定要補充英國不好不安全，才能叫持平節目呢？

女同志社：我想問一下香港導演協會編劇會會不會出席立法會的會議，其實這也是立法會自己要求的。另外回應彭先生剛剛有關同性戀的問題，我們女同志協會最近搞展覽，和人士不雅審裁會委員會交過手，結果已經被定為是淫褻不雅的了。我剛剛聽到黃先生講《秋天的童話》這個問題，發覺其實《秋天的童話》不是不適合年輕人，小朋友收看的，反而是不適闔家長去收看。當年黃先生年輕的時候就沒有被這些粗言穢語影響到不安，也沒有學壞，反而使家長不安的反映，這是十分有趣。另外關於持平的問題，我覺得這次《鏗鏘集》的問題是令到很多人都很擔心的，因為這個節目將到的東西是牽扯到公共政策是批評公共政策所以一定要有持平的聲音。那我就想問是不是如果是支援公共政策就不需要有反對的聲音。另外令我最擔心的就是，現在這個機制是被一些不停的被一些道德佬去打壓一些弱勢群體，使他們的聲音湮沒。其實這個上訴的上訴者他的基本觀念是歧視同性戀者。

公眾人士：我有兩個問題，一個提議，第一個問題是站在一個市民的角度。作為一個觀眾，廣管局一直是在關注一些 **disturb by** 電影電視的一些不雅影視。那麼作為一個觀眾，我的想看一個導演或是作家的作品的完整性的權利在哪呢？我最近看過《秋天的童話》，我不覺得它 **disturb**，我看過見過剪過的那個版本支離破碎。第二個問題，我不知道陶先生你知不知道香港青少年的作息時間的資料，據我所知，香港青少年似乎在進行彈性睡眠時間，我曾經去過惠康 24 小時超級市場，似乎三點鐘那個超級市場都有十歲的小孩子在，那麼這個闔家歡黃金時間到底應該是夜晚十二點到三點，還是晚七點至八點？我有個嚴重的質疑。另外一個，剛剛張先生也有提到，我建議你們去搞一個討論，讓青少年去建立一個完整的價值觀道德觀，一個完整的想法，判斷知道說我在電視上看道德一些人在說的粗口，不是日常用語，只是他們在特定環境說的話。如果我們的立場是要保護青少年，因為他們沒辦法做一個判斷的，我們是不適要建議香港政府也要給一些公共場合定級。

莊澄先生（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會長）：我是編劇家協會。我想廣管局的黃先生，我提議你參考一個人的作法，當你拍拖的時候看《秋天的童話》，就覺得很溫馨很浪漫，還促成了你的一段緣份，而你坐在監管的位置上就有小小忘恩負義。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作為觀眾，沒有問題，而你坐在這個位置上，你的屁股決定你的意志就不是很好了。第二，你是律師，而黃浪詩小姐不是，她覺得不成立你們覺得成立，我提議是不是給律政司去做廣管局呢？第三，像我們這樣的人哪一個不是被黑社會鬥到暈，哪一個不是打架走堂，那我們到現在都這樣，我們有什麼

問題？我們完全沒問題。我們覺得一點都不特別，其實「躑躅」是一個階層，如果害怕就不是害怕「躑躅」這個東西，而是怕「躑躅」這個階層都開始消失。就是說許多這些東西是值得我們去考慮的，由什麼機制都好，你說廣管局不回應，其實這也是在回應，這也是個好的開始來的。

馬家輝先生：好我們最後到總結時間，由左邊開始，陳韜文先生。

陳韜文先生：我聽了今天的許多講法，有種很強烈的感覺呢就是，看回去有些不同層次的總結。其中一個就是，時間上可能有種叫做創造的邏輯，在創造一件東西的時候呢，它本身可能是有種內在邏輯的。創作的人對文學有一種尊重，甚至講它是美學，就是說你講一個故事怎麼叫完整怎麼動聽，令人神往、感動呢，它有一個內在邏輯在裏面。那麼廣管局在這個事件裏的判決很明顯是對創作的邏輯尊重是不足夠的，所以現在看到的情況回去就要看一下，除了根據條文，那個條文裏面應該加多一樣東西就是對創造邏輯的加分。第二樣東西，也是學要重新載入條文裏面的就是，所謂持平這個問題，持平就是根本上應該是講新聞才對的，但在香港的條文裏面還包括了紀錄片，這同英國比較接近。但可以看到的是，也有個報導的邏輯在裏面，報導邏輯也是不需要機械式的持平的，機械式的意思呢就是什麼都是 50、50，如果你這樣整出來的東西根本是沒人看，這同香港的環境不是好符合的，原因就是：通常一個新的問題誕生的時候，在草創的時候是需要呈現的，這種呈現不是去到最後尾就能剖析就能評比的，去到後尾的評比的時分可能就需要一個持平在裏面，看到在同性戀的人群裏面其實是一種呈現，一種接近原生態的呈現。原生態的意思不是說它粗俗，而是說它是一種現象呈現出來，但是它什麼時候能夠解決呢，根據劇中人的描述它是永遠都不會完成的，五十年後也不會完成，因為你整個社會是極度保守，跟本不需要去平衡他了，基本上整個社會已經是個很大的平衡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很關注哪些人去做監管呢？是不是應該律師去做監管呢，我想律師不是律師都是個次要問題，重要的是究竟那個人有沒有獨立性，這是很重要的。未來在委派的時候根據什麼來委派呢，怎樣去找到適當的人呢，這些一定要清晰化。現在給人一種不安的感覺，我想是與政治環境有關係，就是你讓人想到好多其他的東西，在獨立之餘，它很可能想給社會一個感覺，究竟這同社會有沒有脫節呢，不是像剛才所說的來來回回都是一條道，出出入入的，它可能真的要有一個感覺在那裏。而對於廣管局是否應該把權力下放到媒體那裏的問題，我是有保留的。原因是什麼呢，如果說某種程度的下放還是可以，但從整體角度來講，我是有小小懷疑的，原因就是作為一個監管，它的獨立性是很重要，就像我們剛才所說，如果投訴上到一個行政會，大家還會更加不安原因就是懷疑他的獨立性在那裏。而如果說它的獨立性，自己監管自己，如果不是，作內部監管的那個死於非命的可能性就更大啦。所以那個獨立性是個關鍵，而另外一個就是，如果現在每個機構沒有一個正規的監察機

構，就是說有投訴的時候它未必有一個執行管理，我們知道一個比較大的，正規的機構，它的內部是有一個這樣的部門的，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出街阿，或者有了問題有沒有人去講，其實是有一個 stander 在於裏面，而現在它裏面有一個這樣的機構，所以就更加重視外部，而現在出了問題的就是外面公眾的這個，如果外面公眾的這個可以加強他的獨立性和與社會的符合程度，我覺得大體上就可以解決香港的這個問題了。

馬家輝先生：多謝，有請黃先生。

黃冠文先生：在此多謝，大家這次給我們的意見，我們回去也會再作討論的。首先由幾點要澄清一下的，第一就是，二十年前呢，我都算年輕人了，講回《秋天的童話》，我們的條例是不同了。我想讓大家想想呢，在那個時段，我們香港人很少是有人陪著他們的子女的，當然我是希望我們的家長去正確引導子女，我想讓大家知道的是，我們做事不是只是看這本書，看著那些規律，我們不適的，希望大家還是看回那個環境，就是這個版本不是任何時間都適合播映的我前排看過陶傑先生在電視上的訪問，是有關於中小扮演華山論劍，就是將金庸的小說擺上舞台，陶傑先生自己也講其實金庸的小說不是本本都適合高小學生去看。我們廣管局是完全尊重原創權和言論自由的，我也希望你們在這方面能夠體諒我們。還有我想回應的就是，港台，我們不是機械性的去持平，不是說每個都要一半一半，我們也完全明白可能，另外那邊是完全沒得好講的。我想提出這樣東西呢是想說，有時候我們心裏想的和做出來的結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當有投訴的時候，我們就會看一下，哪個 end caller 到底是什麼來的。我是由九三年開始做英文電視台，看有什麼批評之類的。我們明白我們廣管局的每一個成員不是都是選出來的，我們是委任的，所以呢，我們都是 responsible serious 的，不是說我們的品味好過別人，我們只是用我們自己的生活背景……我不是說我沒有既定立場，每個人都有既定立場，廣管局裏有家庭主婦，社工，銀行家，也有律師。我只到可能不是完美，裏面的結構裏面有什麼人是很歡迎大家去討論，不是說任何人可以在裏面霸住個位不走的。很多成員也都是在各小組作過，才在廣管局成爲一個 member 的，大家都不是說完全對這些事項陌生的。再說那句，很歡迎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其實事件發生之後有很多人都給我打電話，但很抱歉的是我不能就事件作個別的回應，就如剛才所說，我們的決定是由大家討論得出的，所以我個人不能代表 BA 做響應，我只是 BA 的一個成員。多謝大家。

陶傑先生：由家長投訴，才會有廣管局做事，希望今天這個會也能達成外面很多投訴人的一個呼籲，教子女的责任是在家長那裏，而不在 TVB、廣管局那裏，broadcast 的 broadcast 是面向全香港的十幾萬單身人士、電車男、同性戀者，

要照顧到他們的趣味，黃金時段的節目不只是播給那些家裏有未成年人的家庭看的，也不是根據家長獨特的品味去倒轉頭來決定整個香港的 broadcasting。很不幸，香港許多家長的品味、習慣的確是同國際潮流脫節。比如說我在 TVB 的下個節目，細說各國，去到義大利，站在大衛像前講解，那個 camera 從頭至尾拍攝，播出來之後受到投訴，說是使褻不雅。因為專欄作家也好，評論家也好，我相信絕大多數來講是有理性，廣管局判錯的時候是沒人出來說的，因為外面那些未夠廣管局精英的普世價值，像你剛才所說，廣管局裏有社工、律師之類，這些是精英階層，精英階層的作用有二：第一，去聽取觀眾意見，以為你是精英所以要起到一個領導作用，去掉了那些大衛像之類的不雅的投訴，直接說給他聽，我說不是不雅，不給你牽著鼻子走。第二，是律師的問題，剛剛他講，你為什麼不讓律政司司長去兼顧這個，這就是一個看戲的角度，一個大衛雕像，一個律師去看，看到的是事實——那就是個陽具，law 就說不出得，律師來說，那個是件死物而不是藝術品。律師是很理性的，對他來說那就是不雅的，這是香港幾十年殖民地教育的影響，律師是有通識的。這不像美國的法律教育，美國律師除了是個律師之外，他還注意到這個社會是有許多潮流和文化的東西，是隨著時代進步的，它除了條文室外還有許多條文以外的東西去考慮。怎麼樣真正令香港成爲一個全球華人社會成爲一個創意最多的社會。值得我們深思。

陳嘉上導演：多謝冠文，我想我有兩個問題剛才沒有涉及到，其實頭先 Alex（羅啓銳）提出一個問題，有關《秋天的童話》的裁決，不單單是說應該要剪但沒剪到的問題，其實還有一部分是 TVB 有權說本來有刪減或者以前沒有刪減的有幾個原因。其實對未刪減的版本，這次廣管局覺得不單指沒刪減的，而且出街的版本應該更多刪減，廣管局希望要刪減，而且要更多的刪減，如果好像 Alex 希望不刪減好像不可以，但是不是又會更多刪減，如果更多的刪減的部分，廣管局如果進行更多刪減會不會證明，我們這個社會不可以反映真實的生活，而且更多的社會生活不可以呈現在電視上，我們會覺得我們的電視完全不好看，覺得電視機非常虛假，廣管局在這點上不要以為是保護我們的社會，其實是害了我們的社會。我不是指黑社會，我見到街上有人講粗口，只會當是粗口，我們不會當他是黑社會，其實我的電視是反映我們這個社會是願意進步，我們被逼，我們要根據很多民意來運作，但不等於它成日拖住我們的後腿。還有一點我想提，傳媒和製作部門要一起去面對觀眾，究竟投訴的是不是真正的觀眾呢，還是一些觀眾一點都不出聲但覺得這個戲好舒服，並且希望我們的製作需要很高的 quality，需要很好的東西給觀眾。在廣管局眼中，只是一些投訴的人，投訴的信，有些人很喜歡走出來，喜歡發聲，否則他們會覺得他們的聲音沒有出現，但有更多觀眾只是沒有

發言而已，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意見，民意究竟在哪里，觀眾在哪里。所以我覺得我希望廣管局的同事要想一下，或者我們商量一下，或者有些觀眾有不同意見。

馬家輝先生：我聽到一些資料，我有聽港台的節目，三月頭收到一千九百多封信，之前都有反映到以上需求，反映到社會需要，百分之七十的人支援廣管局是可以反映到大家需求的。經過三個半小時的討論，多謝各位，再次多謝各位。